

哲学咨询在我国的生存状况与未来发展

高超,赵一璠

一、哲学咨询在我国的生存状况

哲学咨询是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以哲学理论和方法为人解决思想、观念等问题的一种实践哲学。1981年,德国哲学家G·阿申巴赫(Gerd Achenbach)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哲学咨询机构。之后,哲学咨询又在欧美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哲学咨询的专业人士涌现出来,他们纷纷创办报刊杂志、撰写专著论文、开设咨询机构。关于哲学咨询著述已达近万本,“哲学咖啡馆”在法国也有几百家。

而在我国哲学界,实践哲学或应用哲学并不处于主流地位,哲学咨询更是鲜有问津。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关于哲学咨询的专著,也没有系统介绍其理论的译著,以之为主题的论文不到十篇,这与国外理论界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通过仅有的几篇论文,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哲学咨询在我国的研究状况了。

中国人民大学欧阳谦所撰《哲学与思想治疗——当代“哲学咨询”及其理论应用综述》等两篇文章对哲学咨询的现代形态和古代形态、理论资源和咨询方法都做了系统的介绍,使读者对哲学咨询有了整体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周永生的《哲学咨询在北美的生存状态略窥》从微观的尺度考察了哲学咨询在国外的的发展。中南大学冯周卓的《孔子的人生哲学咨询方法初探》等三篇论文讨论了一些哲学咨询研究和实践的具体问题。而其他几篇论文的质量则不乐观,甚至存在抄袭现象。

近年来,一些大学的哲学学院、国学院为领导干部、企业高管等群体开设了哲学班、国学班,一些“国学大师”举办讲座、出版图书和音像制品。还有一些伦理学家受聘于医疗和医学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为医学行为做伦理道德上的论证和审查。这些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哲学咨询服务,但哲学咨询行业显然还没有形成。

制约哲学咨询在我国理论和实践领域发展的消极因素存在于其发展的每个环节。比如咨询师稀缺,也没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认证;人们用于精神消费的收入所占比例较小;我国服务业、特别是咨询业尚不发达,行业环境不佳;国民哲学素养偏低,不利于咨询师与咨询者的顺利交流。

哲学咨询在其展开的每个环节上都需要有力支持。学术界需要为之构建理论,国家需要普及哲学史教育而

不是现行的“哲学原理”教育,社会各方面都应该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因为这不是为了某个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全民族哲学素养的提升。

二、哲学咨询与哲学的自我认识

尽管存在种种限制因素,但哲学咨询在我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面对不理想的现实状况,我们需要考虑到哲学咨询业发展的特殊规律逐步创造条件。由于哲学咨询具有“先理论、后实践”的特点,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引起理论界的重视。

国内哲学理论界主流对哲学咨询以及所谓“实践哲学”、“应用哲学”不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将哲学理解为一种纯粹思想领域的事业。尽管多数学者并不否认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却并不认为实践是理论的重要形式。要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就必须在理论上说明哲学咨询是哲学的一种自我认识。

哲学与生活可以有所距离,但本质上却应该是亲密的;哲学可以争论学院中“哲学家的问题”,但终究是要解决生活中“人的问题”。但哲学要以什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与生活亲密,生活实践在哲学中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这是问题所在。古代哲学就十分重视实践,理论往往以实践为存在方式。“哲学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不是纯思辨的私事,而是他对城邦所尽的公民的义务”^[1]³⁸;伊壁鸠鲁把哲学视作“灵魂的治疗”,强调哲学对人生的服务作用;“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始终信奉哲学咨询的观念,主张哲学就是帮助人们去面对贫困,面对财富,面对死亡”^[2]。

但哲学还有另一条道路,从公元前6世纪的泰勒到19世纪的黑格尔,西方哲学也致力于解释自然、社会和心理的一切现象。马克思评论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系统化的社会科学和以心理学为代表的思维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哲学被科学逐一驱逐出了它的“世袭领地”,哲学“解释世界”的价值便不存在了。

哲学不仅在历史上就有两种传统,在这种困境中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将“解释世界”的理论重心转向“改变世界”,也就是“实践转向”;另一条出路则是坚守“解释世界”的阵地,但被迫退到反思科学理论前提的战线上去。现代哲学主流一开始就选择了坚守阵地,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好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愈加关注民

[收稿日期] 2010-09-04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2010年“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2010A11001)

主政治、环境伦理以及动物权利等现实问题。一方面,哲学在实践活动中找到了出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高度,哲学的反思都必不可少。

中国传统哲学非常注重实践中的生命智慧,但目前学界的研究重心却在于我们具有先天劣势(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又在新兴的实践哲学领域与西方拉开了距离,甚至连我国古代的智慧财富也被冷落了。所以,无论从哲学的本性上、哲学在当下所处的困境中,还是鉴于西方在实践哲学领域已取得的成就,都要求我国哲学界必须重视哲学的实践价值,哲学咨询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三、哲学咨询的两种有效方法

引起理论界的重视,除了在哲学的自我认识上努力外,还要提出可以用于哲学咨询的有效方法,使理论界认识到哲学咨询的可行性及其丰富的理论资源。

“精神助产术”是苏格拉底探求真理、教育公民的方法,黑格尔总结出了这种方法的两个方面:“(一)从具体的事例发展到普遍的原则,并使潜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出来;(二)使一般的东西,通常被认定的、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并通过其自身与具体的事例使之发生混乱。”^{[4]53}该方法“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中的思想出世,——也正是从具体的非反思的意识中揭发出具体的事物的普遍性,或从普遍认定的东西中揭发其中所包含的对立物。”^{[4]57} 无论是否得出肯定的答案,都使对话对象(这里指咨询者)对问题获得了新的理解,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崭新的理解不是哲学家的教诲,而恰是咨询者自己的观点。

但这种方法还存有争议。第一,咨询师运用“精神助产术”扮演“助产士”的角色,他本身并无可以确立的观点,只是帮助咨询者“生产”观点。但咨询者往往需要咨询师的观点,而“精神助产术”能不能建立正面理论,在学界还有争议。第二,人们使用该方法是在真诚地追求真理,还是只是为了驳倒对方?赵敦华认为,“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是真诚的态度。它既不是欲擒故纵的圈套,也不是大智若愚的讥消。”^{[1]41} 但古希腊的“智者”就批评苏格拉底是不真诚的,后来雅典法庭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也反映了“在一般雅典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和智者是没有什么分别的”^[5]。第三,“精神助产术”的前提是真理已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是人们没有自觉到,但如果真理并非先在于我们的心中,那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就什么也不能得到。罗素就认为该方法“只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适用于另一些问题”。“比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问答的方法就能够从一个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儿推引出来的。”^[6]

“精神助产术”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不是万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只能帮助咨询者解决某个问题,甚至只能否定先前的某个观点,而并不能引入真正的哲学的理论思维中去。“理论思维……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7] 今天哲学界的前沿问题几乎都是

古代哲学家早已提出过的,只不过历史上不同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理解。

无论是怀特海说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还是安倍能成将康德称为“贮水池地位的人”,都是在说真正的哲学家是绕不开的,缺少了任何一位真正哲学家的哲学,都不能得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完整的哲学。这种情况正如黑格尔所说:“那最后的哲学是一切较早的哲学的成果;没有任何东西失掉,一切原则都是保存着的。”^[8] 可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

没有哲学的思维方式,对问题就不能获得深入透彻的理解。而这种思维方式,若不学习全部哲学史是得不来的。哲学咨询也许是承担哲学史教育这项艰巨任务的最好选择。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像参加外语班、健身班那样参加一个哲学班,学上几个月的哲学史,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课程。如果学习哲学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达到了可以支付哲学消费的阶段,那么再没有面向大众的哲学史课程就是哲学界不负责任了。哲学咨询正是一个纯粹理论与日常生活密切接触的中介,应该承担起面向所有人教授哲学史、让哲学的理论思维影响每一个人的责任。

总的来说,哲学咨询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能因为它在我国的不佳现状就对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感到悲观。我们看到了哲学咨询在我国发展的困境,找到了制约其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同时我们也就能按照克服这些因素的步骤展开哲学咨询的发展。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只是哲学咨询在我国发展道路上的一小步,我们的努力就是希望有更多杰出的哲学学者能够参与到哲学咨询的事业中去。致力于此,无论对中国哲学还是对外国哲学、对哲学咨询还是对哲学本身都是极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 欧阳谦. 哲学与思想治疗——当代“哲学咨询”及其理论应用综述[M]//冯俊. 哲学家·2006.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7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7.
- [4]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5] [美]余纪元. 《理想国》讲演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57.
- [6]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129—130.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4.
- [8]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四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373.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秦卫波]